

論禪病的四類療法（中）

夏金華

二

佛陀波利所譯之《修行要訣》有云：禪病不可以單獨以針砭或藥物治癒²⁰，這個說法雖說符合《治禪病秘要法》的治療思路與做法²¹，但在實際應用中並非絕對如此，也是有例外的。如《神僧傳》卷三嘗記載，有僧坐禪，每見有丈八金身佛像，竊喜，以為靈瑞，離成就不遠矣，於是，日日禮拜不輟。兩月後，在房間臥時，枕邊忽有聲音曰：「天下更何處有佛？汝今道成，即是佛也。爾當好作佛身，莫自輕脫此。」因此，他便起身，一見群僧如草芥，遂發狂言：「汝輩頗識真佛否？泥龕畫像，語不能出。……」胡言亂語，不知所云。

南齊道豐禪師乃針砭高手，問清緣由後，便得出結論，言其得了驚禪——禪病，此乃「風動失心耳，若不早治，或狂走難制。」在眾僧幫助下，為之在身上紮針三處，此病立愈²²，並未見其使用其他方法，或藥物。

關於這一點，也可以在我國的針灸學中得到驗證。

古時針砭之妙，往往有起死回生之功。蓋脈絡之會，以針中其俞穴，其效如神，方書傳記，多有記述。《齊東野語》卷十四引《脛說》一書云：

李行簡外甥女，適葛氏而寡，次嫁朱訓，忽得疾，如中風狀。山人曹居白視之，曰：「此邪疾也。」乃出針刺其足踝上二許。至一茶久，婦人醒，曰：「疾平矣。」始言每疾作時，夢故夫引行山林中。今早夢如前，而故夫為棘刺刺足脛間，不可脫，惶懼宛轉，乘間乃得歸。曹笑曰：「適所刺者，八邪穴也。」此事尤涉神怪。餘按：《千金翼》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：一曰鬼官，二曰鬼信，三曰鬼壘，四曰鬼心，五曰鬼路，六曰鬼枕，七曰鬼床，八曰鬼市，九曰鬼病，十曰鬼堂，十一鬼藏，十二鬼臣，十三鬼封，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。²³

唐代孫思邈《千金翼》中的十三「鬼」穴，並不是

鬼，而是指該醫書記載治療精神疾患的方法。我國古代醫學稱此類精神疾病為「邪氣病」，屬於「神志病」的範疇²⁴，且多半以「精靈、鬼、邪、風」等作病理分析與判斷。孫氏《備急千金要方》卷十四「小腸府」篇指出：「凡諸百邪之病，源起多途，有種種形相，示表顯邪之端，而見其病，或默默而不作聲，或復多言而謾說，或歌，或哭，或吟，或笑，或眠，坐溝渠，食糞穢，或裸形露體，或晝夜遊走，或噴罵無度，或是蜚蟲精靈，手目亂急。」²⁵明代楊繼洲所撰《針灸大成》之《針邪秘要篇》亦有相近描述，並指明其病因，云「如此之類，乃飛蟲精靈，妖孽狂鬼，百邪侵害也。」²⁶

孫氏的病理判斷與楊氏基本相同，認為邪氣病的產生，是由於「風」，而這種風就是「鬼」：「凡占風之家，亦以風為鬼斷。」針對上述症狀，他主張以針灸治療，療效甚佳。比如，《千金翼方》所記之診療方法如下：

凡針之體，先從「鬼宮」起，次針「鬼信」，便至「鬼壘」，又至「鬼心」。未必須並針，止五六穴，即可知矣。若是邪靈之精，便自言說，論其由來往驗有實，立得精靈，未必須盡其命，求去與之。男從左起針，女

從右起針，若數處不言，便遍穴針也。依訣而行針灸等處，並備主之，仍須以掌訣拭目治之，萬不失一。²⁷

引文中的「訣」字，係指該醫書中「孫真人十三鬼穴歌訣」。孫氏認為，治療此類疾患，並非一定要在十三穴都紮針，「止五六穴，即可知。」只有幾穴無效的情況下，才十三穴俱紮。此與上文提及之道豐禪師紮針三處，患者立愈，正可以相互印證²⁸。禪病，係「風動失心」所致，或是因外力「觸內心根，四百四脈，持心急故，一時動亂，風力強故，最初發狂，心脈動轉，五風入咽。」從而觸發人體臟腑功能紊亂、陰陽氣血失調，以致造成意識、思惟、情感活動失常的症狀，諸如「或噴或喜，或悲或笑，或復腹行，或放下風」之類²⁹，性質本同，亦為精神疾病，故針砭可得奇效，自是不難理解。

當然，精神疾患亦可用藥物治療，配合針灸，辯證施治，效果更為理想，這也是孫氏精神病學的一貫思想。據有關醫學研究統計，《備急千金要方》中治療精神病的方劑近六十首，針灸治法三十餘條。《千金翼方》中治療精神病的方劑五十餘首，針灸治法四十餘條，單驗方四首³⁰。這是孫氏總結了我國古代自《黃帝內經》

以來醫學理論與治療癲狂病症的重要貢獻，其中有不少方劑與針灸療法完全是其獨創的。

在《治禪病秘要法》中，佛陀亦曾用紅、黃、青、綠、紫、琥珀色、金剛色、摩尼珠色等各色藥物，分別灌注或敷於癲狂禪病患者的頭頂、發間、兩耳，乃至全身，使藥物滲入毛孔，乃至於骨髓，以期快速產生效用。也有採用口服方式的。同時，配合針刺，或在足下，或兩掌，或身體其他部位，使患者及時得到痊癒³¹。此與中醫所採取之療治之法，實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同理，禪病是因爲修行者對行禪的認知或實踐方法不當而導致的，所以，同樣會對人的身心產生影響，——當然是不良的影響，比如，上述提到的禪病對行者神經系統的破壞作用之類。所以，用針灸療治禪病，即使在現代醫學中也是可以得到理論與臨床實踐的有效驗證的。

三

在佛教裏，明咒 (Vidya) 也是療治禪病 (包括世俗人的邪氣病在內) 之一法。《佛說陀羅尼集經》裏，即有咒師治癒癲狂病人的記錄³²；有的佛經亦列有《善治七十二種病憂惱陀羅尼》(一名《拔五種陰無明根本

陀羅尼》)：

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

南無摩訶梨師毗闍羅闍 葛咄陀達陀

娑滿馱 跋闍羅翅 陀邏崛荼誓茶 遮利遮利

摩訶遮利籲摩利籲摩勒翅

悉耽鞞闍鞞 阿闍鞞利究旬翅 薩婆陀羅尼

翅 阿扇提摩俱梨應詣籲彌籲彌摩摩摩摩婆禍

呵³³

陀羅尼 (dharāṇī) 者，神咒之異名也³⁴。真言咒

語能療治百病，如《藥師經》所說：「若見男子、女人有病苦者，應當一心，爲彼病人，清淨澡漱，或食，或藥，或無蟲水，呪一百八遍，與彼服食。所有病苦，悉皆消滅。」³⁵

經、律中還記載，以此治療諸如腹內病蟲、宿食不消、病毒等症的事例³⁶，有的經典不僅列出所治病患的名稱，還記錄具體咒語的內容及持誦的方法。如《佛說咒時氣病經》、《咒目經》、《咒齒經》、《咒小兒經》、《療痔病經》、《能淨一切眼疾陀羅尼經》等，《法苑珠林》卷六十「雜咒部」所彙集的咒語，可用於治療婦產科病、熱病、頭痛、耳聾、牙痛、腹痛、宿食不消、中毒、癩病瘡病、腋臭、瘡病之類，甚多。儘管相

對於生理疾患，禪病有其差異性，但亦為四百四病之一，也會在生理上反映出來。因此，以明咒治療禪病，也是順理成章的，故有《佛說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》。其中的「著鬼魅」一病，應屬禪病無疑³⁷。世尊在摩竭陀國王舍城的妙舊山時，其子羅睺羅睡夢中為鬼神所擾，驚懼而起，佛即教其念誦「檀特羅麻油述神呪」，以對治之。³⁸

據釋迦所言，此《善治七十二種病憂惱陀羅尼》為過去諸佛所說，現在佛亦說，未來彌勒、賢劫菩薩還要說，常誦此咒，不但能調節人身體內的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之增損，治癒心內四百四病、四百四脈所起之境界，且能使人的九十八種性欲種子，以及業障、犯戒諸惡得以消除，「永盡無餘」。由此看來，念誦此神咒，對治禪病，頗有奇效。

在我國，亦不乏以咒語療病的案例，其中以《大悲咒》為最³⁹。唐代高僧全清嘗則以吐蕃密教之禁咒，為一王家之婦治療邪氣之病，其過程如下：

釋全清，越人也。得密藏禁咒之法，能厭劾鬼神。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，言語狂倒，或啼或笑。如是數歲，召浦治之。乃縛草人長尺餘，衣以五彩，置之於壇。咒禁之良

久，婦言：「乞命」。遂志之曰：「頃歲春日，於禹祠前相附耳。如師不見殺，即放之遠去。」清乃取一甌，以鞭驅芻，靈入其中，而嘔嘔有聲，緘器口，以六乙泥，朱書符印之，瘞於桑林之下。戒家人勿動之，婦人病差。經五載後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而相持，越城陷，人謂此為窖藏，掘打甌破，見一鴉闖然飛出，立於桑杪，而作人語曰：「今得見日光矣。」時清公已卒也。⁴⁰

的確，古人說「邪氣」，佛教說「著魔」，其中相同或相似的成分居多。對治之方法，佛門經常是宣導念三歸、五戒，或誦治魔咒，或念佛等，以取得良好療效。在密教修法中，為防止魔障進入，通常還限制一定的區域作為壇場，修結界法，來獲得預期的效果。

大凡借密咒行事者，難免涉及神怪鬼魅之類，面目猙獰，陰森可怖，以達到威懾、驅離諸魔之目的。特別是西藏密教，更是如此。惟因其類別繁雜，形式多樣，體系嚴密，應用面廣，在此難以盡述。

無獨有偶，漢傳中醫亦吸收此法，以為治病之助，如上述楊氏《針灸大成》一書即援引道教中的太乙靈符、咒語與針灸互相結合，作為治療精神疾患的有效手段

，其具體過程為：

愉悅 ↓ 書符 ↓ 念咒 ↓ 定神 ↓ 正色 ↓ 禱神
↓ 咒針 ↓ 又咒。⁴¹

這些以禁咒醫治精神病之法，在古代屬於「祝由科」的內容⁴²，現在仍被斥為「迷信」之流，尚未受到醫學界足夠的重視。其實，這種療法內容豐富，與宗教、民俗習慣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連繫，但又施治簡單、有效，而受人歡迎。因「祝由」之病，「自古有之，往往文義不甚雅馴，而獲效甚奇，殆不可以理測。」⁴³而據古代印度的傳統說法，密咒之作用也是不可輕視的⁴⁴。因此之故，對於歷史文獻所記神咒（包括祝由）治病的方法，至今尚多在僧伽及民間流傳。這種現象值得深入探究，切不可因不明所以，便予以全盤否定。⁴⁵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20. 《修行要訣》云：「但有禪病，宜依經教，以禪法治，非但針、藥等，所能療耳。」（《卅新纂續藏經》第六十三冊，臺灣白馬影印本，第十七頁上）
21. 在《治禪病秘要法》中，以觀想與藥物（或針刺）配合施治的案例有：治「四大粗澀，或嗔或喜，或悲或笑，或復腹行，或放下風，」（《大正藏》第十五冊，第三三四頁中—三三五頁上）以及治噎法（第三三五頁上—下）等兩種。
22. 分別參閱《高僧傳合集》第三二四頁、《神僧傳》卷三（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九六六頁中）、《法苑珠林》卷五十一（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三冊，第六七二頁下）。
23. [宋]周密《齊東野語》卷十四「針砭」（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校訂本，第二五〇—二五一頁）。茲再引一例，以示古代針法之妙：「金陵醫士陳寶田，與旌德方補德友善。一日，忽得奇疾，有女鬼附其身，常坐室中啼哭，聲如婦人，見人輒作羞澀狀，百計療之弗愈。補德善針法，以針治之，適中其要害，大叫失聲曰：『痛殺我，毋用針，我去矣。』由是，疾頓瘳。」（清汪懋塵《苦榴花館雜記》六九《神醫》，中華書局二〇一三年點校本，第一〇四頁）
24. 神志病，又稱為神志疾病，是指由於社會、環境、心理、生理等多種因素導致人體臟腑功能紊亂、陰陽氣血失調而引起的精神、意識、思維活動、情感活動失常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類疾病。常見的病症有癲、狂、癡呆、鬱證、臟腑證、煩躁驚悸、厥證、失眠（嗜睡）、健忘等。
25. [唐]孫思邈《備急千金要方》，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

- ，一九九七年點校本，第二二〇頁。
26. [明]楊繼洲《針灸大成》卷九，嶽麓書社影印本，第一一四頁。
27. 孫思邈《千金翼方》，第二軍醫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校本，第六〇六頁。
28. 另據劉春燕、王瑜《神志病古代鬼法針灸治療芻議》一文所說，作者經「檢查查閱魏晉至清末醫籍五二八種，共載鬼穴三八處，出自十五種醫籍，治療卒中、鬼病、瘋癲、癲狂、邪祟、產後神亂等症，或針或灸，或一穴或多穴，其效皆驗。」（《中華中醫藥雜誌》二〇一二年，第廿七卷，第十期，第二七三二頁）文中還列出「扁鵲十三鬼穴」、「孫真人十三鬼穴」與「徐秋夫十三鬼穴」對照表（第二七三二—三頁），可以參看。
29. 《治禪病秘要法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十五冊，第三三三頁中、三三四頁中。
30. 參閱嚴善余《論孫思邈的針灸學術思想》，《中國針灸》二〇〇〇年，第二期，第一二一—一二二頁。
31. 參閱《治禪病秘要法》卷上（《大正藏》第十五冊，第三三四頁中—三三五頁上）。可惜的是，經中沒有指明這些藥物的詳細成分，缺乏操作性，以致無法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禪病患者時加以使用。
32. 《佛說陀羅尼集經》卷十一載：「若有人忽得天魔羅雞室陀鬼病，其狀似風癲，或似狂人；或哭或笑，此是病狀。經四十九日不療，其人必死。呪師於城門外寂靜之處、東流水邊，作四肘水壇，種種供養，喚病人近壇門邊，結火輪印，誦『前心呪』，以右手把白芥子散患人面上，鬼得芥子，其身碎裂，狀如火燒；左手執柳枝，打病人。數數作此法，及燒蘇酪、胡麻，如三日，呪神歡喜。又法所有痛處，以蘇油摩病人體上，又呪塗心下，即得除愈。」（《大正藏》第十八，第八八四頁上—中）
33. 《治禪病秘要法》卷下，《大正藏》第十五第三四〇頁中—下。
34. 龍樹《大智度論》卷五云：「陀羅尼，秦言能持，或能遮。能持者，集種種善法，能持令不散不失，譬如完器盛水，水不漏散。能遮者，惡、不善根心生，能遮令不生；若欲作惡罪，持令不作。是名陀羅尼。」（《大正藏》第廿五冊，第九十五頁下）
35. 《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》卷下，《大正藏》第十四冊，第四一四頁下。
36. 釋迦佛明確反對弟子使用咒術、占卜等手段獲取供養的行為，認為是「邪命自活」，應當戒除（《長阿含經》卷十三「阿摩晝經」，《大正藏》第一冊

- ，第八十四頁中一下）。但是，認可用於治病、防身之類的神咒（《四分律》卷二十七之「明尼戒法」，《大正藏》第廿二冊，第七五四頁上；《十誦律》卷四十六，《大正藏》第廿三冊，第三三七頁中）。甚至，還特別允許比丘作「自護慈念咒」，如「毗樓勒叉慈！伽寧慈！瞿曇冥慈！施婆彌多羅慈！多奢伊羅摩尼慈！迦毗羅濕波羅慈！提頭賴吒慈！慈念諸龍王、乾闥婆、羅刹婆，今我作慈心，除滅諸毒惡，從是得平復，斷毒、滅毒、除毒，南無婆伽婆。」（《四分律》卷四十二，第八七〇頁下—八七一頁上）
37. 《大正藏》第廿一冊，第四八九頁下。
38. 《陀羅尼雜集》卷八，《大正藏》第廿一冊，第六二三頁下。
39. 例如，晚唐諸暨保壽院神智和尚持《大悲咒》水，「以救百疾，飲之多差。百姓相率，日給無算，號大悲和尚焉。」（《高僧傳合集》第五四一頁）民國印光大師亦以《大悲咒》水、米治病，救人甚多（《印光法師文鈔三編》卷二「復張覺明女居士書」八，福建莆田廣化寺流通本，第五一一—五一二頁。此外，尚有羅鴻濤《印公大悲米神驗記》、寄東《印光大師大悲米志異》、李智樹《印師大悲米靈驗記實》、倪文卿《印公先師大悲米奇驗記》等文，均極言其神驗。參閱《印光大師全集》第七冊（八）印光大師生西十周年紀念文，臺灣佛教出版社一九九一年，第五三一—五三四頁）。
40. 《宋高僧傳》卷三十《元表傳》附（《高僧傳合集》第五六七頁）、《神僧傳》卷九（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一〇一一頁中）。
41. 詳見《針灸大成》卷九，第一一〇四—一一〇八頁。
42. 祝由科，亦稱為「咒禁科」。相傳古時治病有十三科，「祝由科」乃其中之一。祝由之法，是指（包括中草藥在內的）借符咒、禁禳來治療疾病的一種方法。「祝」者，咒也；「由」者，病之原由也。「祝由」的概念很廣，包括禁法、咒法、祝法、符法，以及包含暗示、心理、催眠、音樂等療法，並非僅祝其病由而治癒之。如有些病病因已明，但祝之不愈，就改用禁法，或符法，或配合藥物治療，已達到愈病之目的。至今民間仍有《祝由科諸符秘卷》等書流傳。
43. [清]陸以湑《冷廬雜話》卷七「禁咒治病」，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點校本，第三五五頁。
44. 據《摩登伽經》卷上之說，咒術僅對兩種人不起作用

：「一者斷欲，二是死人。」其餘之人，無可避者（《大正藏》第廿一冊，第四〇〇頁上）。

45. 此外，在天竺僧伽界還有一種稱之為「真實語」（*satya-vacana*）或真實言說（*satya-vākya*）的言辭，也

因其具有神奇的作用而被歸類於咒術的範圍之內。據南傳巴利文《中部》第八十六經《央掘摩羅經》記載，央掘摩羅本出家外道，因故成為殺人魔王，後被佛陀降伏，度化為比丘。一日，余舍衛城乞食時，見一婦人難產，極為痛苦。回到祇洹精舍，便告知釋尊，釋迦即以一偈囑之返回產婦家，向其誦偈云：「吾自得聖來，不聞奪命者。依此真實語，令汝得安產！」產婦遂安然產子，母子平安（M. 86, *Angulimālasutta*,

Majjhimanikāya, Vol. III, p.103-4）。《小部》十一《

本生經》六「第四四四經」《康哈提帕耶那修道士本生譚》，則記有一男孩為毒蛇所咬，其父母領之向一修道士求救。修道士不懂醫，無法醫治。再三求救之下，修道士只得將自己一生修行經歷，以偈頌方式誦出：「七日我心淨，求德修梵行。又復得更生，五十有餘年。遊行有快樂，幸運持真實。迅速除毒去，祈求得再生。」於是，毒液從男孩身體中流出來，男孩得救了（*Jātaka* 444, *Kaṇhadīpāyanajātaka*, *Khuddakanikāya*, Vol. IV, p.30-6）。特附於此，以供參考。

印順導師語錄

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是陀羅尼多種：一名聞持陀羅尼，得是陀羅尼者，一切語言諸法耳所聞者，皆不忘失」；「有小陀羅尼，如轉輪聖王、仙人等所得聞持陀羅尼，分別（知）衆生陀羅尼，歸命救護不捨陀羅尼。如是等小陀羅尼，餘人亦有」。陀羅尼，是印度人所舊有的。譯義為能持或總持。依佛法說：陀羅尼是一種潛在的念力，得到了能歷久不忘。《大智度

論》並傳有聞持陀羅尼的方便。一般的「咒陀羅尼」，也只是一種達成「念念不忘」、「歷歷分明」的訓練法而已。「佛法」中本沒有說到陀羅尼，採取印度舊有的而引入佛法，無疑的與憶持教法有關。

《華雨集》第二冊〈方便道之發展趨向〉頁六十九—七十